

# 郑振香 “唤醒”妇好的“考古女将军”

2024年3月14日，“唤醒”商代王后妇好的考古学家郑振香去世，享年95岁。当年跟随郑振香攻读过硕士学位的唐际根打电话联系她的家人，想看看如何安排相关事宜时，他被告知郑振香早就说过，离世后不做复杂仪式，一切从简。

“她的一生除了考古再没有其他什么重要事情。由于长期的田野作业，她用过的手铲都刮磨成了一把‘小饭勺’。”现为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的唐际根感慨地说。

## 新中国第一代女性考古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至今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自己刚进考古研究所时郑振香的那间办公室，那时研究所院子里有一座被拆了一半的房子，大家都叫它“半边楼”，郑振香就在“半边楼”里办公，屋子不大，“非常暗，满屋堆的都是书”。

尽管单位和家都在北京，但郑振香大部分时间待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的第一线。在安阳，直到离开一线真正退休后，她每年有7个月左右都在野外。从开春3月中旬开始准备下考古工地，到6月，农民要收麦子，学者们也收工，等待20天，农民收好麦子，能帮助考古队挖掘古墓了，他们再下去。

那个年代，郑振香和考古队员们的驻地设在安阳小屯村西的旷野。作为郑振香的学生，唐际根曾到郑振香的宿舍请教问题，见过郑振香那张简易木板床上叠着的已破了边、打着补丁且略显干硬的被子，她的手电筒、肥皂盒及搪瓷杯就放在一旁，笨重斑驳

的书桌上，朱漆已成片脱落；桌面粘着蜡烛残迹，好像告诉他“昨夜先生曾经秉烛而读”。1980年，郑振香出版的《殷墟妇好墓》就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郑振香曾说过，一直对敢担当、有责任心的女性有一种认同。她从小就喜欢穆桂英，觉得她有魄力。自己的性格也是这样，坚强乐观，做事有决心，能坚持到底。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魄力，1952年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设立考古学专业时，郑振香成了第一批学生，那时鲜有女性涉足考古，当那一届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拍摄毕业照时，照片中只有一个女生，就是郑振香。

1954年，郑振香本科毕业，不久又攻读北大考古专业研究生，对甲骨文的浓厚兴趣让她选择了以商周考古为毕生的研究方向。1959年研究生毕业时，她已经30岁，原本可以选择留校任教，但她还是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3年后来到河南安阳殷墟，从此扎下根来，直到2002年她的爱人陈志达患病需要照顾，她才离开，算起来在安阳整整40年。和她共事过的人都记得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考古不上一线，就像唱戏不上舞台。

## “没有没底的坑”

妇好墓的发现是个意外。1975年冬，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到处都在平整土地，修建水利，妇好墓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是个高地，自然也成平整的对象。然而，这一地带虽然是殷墟的宫殿宗庙区，是重点保护区，但从未进行过发掘。当时担任安阳考古队副队长的郑振香得知消息，赶紧与小屯村干部联系，要求先进行勘探。

第二年5月，郑振香带着一队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学者和技工来到小屯村西北的岗地。技工们的探铲一次次打下去，再轻轻地拔出来，这地方的夯土极深，已经一天多了，还没有收获。很多经验丰富的工人都认为这里就是死夯土，底下不会再有什么东西了，没有必要往下探了。但考古的经验和直觉告诉郑振香，显露出来的夯土不符合常理，一定要探到底，弄个水落石出。她对技工们说：“咱们还是干吧，干下去总有个结果，没有没底的坑。”

在距地表6米时，夯土变成软泥，勘探工作变得更加费劲，吃力地地下探到7米时，探杆突然迅速下坠了1.2米，人们的心提了起来。接着就感觉探杆触到底了，当技工小心翼翼地将这决定命运的一杆缓缓提上来，探铲内满是鲜艳的红漆皮，还有一只翠绿色的玉坠。

“是墓！”众人都兴奋地叫了起来。在宫殿区出现墓葬，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当大墓打开，郑振香震惊了。墓内居然埋藏了210件青铜容器，加上大批兵器、工具等，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6吨。此外，还有750余件玉石器和数百件骨器。最令她兴奋的，当然还是109件青铜器上的“妇好”或“好”字铭文，墓主居然就是在甲骨卜辞里出现过数百次的武丁的王后——妇好。

让考古学家最激动的事，莫过于挖古墓的过程中突然“认出”了墓主。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郑振香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以及北大历史系等单位的学者开了一次座谈会。学者们的结论出奇一致：墓主是商朝“中兴之王”武丁的三位上了“祀谱”的配偶之一——文武双全的妣辛。这位沉睡3200年的商代王后、女将军，就这样被新中国第一代女性考古学者“唤醒”，一座商代社会的宝藏也由此打开。这个殷墟是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出土随葬品2928件，超过了以往殷墟出土器物的总和，被誉为“殷墟小百科”。

妇好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丰富的随葬品数量，更在于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郑振香认为，“妇好”是墓主人的“专指”。严格意义上说，“妇”是其爵，“好”是其姓。在商

王的祀谱中，妇好便是妣辛，“辛”是其在祀谱中的“庙号”。

发掘妇好墓的同时，郑振香也勘探了周边地带，确认妇好墓并非孤独存在于商王朝宫殿宗庙区。1981年，郑振香在《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一文中，公布了另外两座殷墓的资料，用事实说明妇好墓周边还有其他墓葬。

## “考古女将军”

2002年后，73岁的郑振香离开了考古一线，每年安阳工作站的学者到北京述职时都去家里看望她。岳洪彬记得，她每次都要问，“挖掘怎么样了？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她一直惦念着殷墟。

不能下田野了，她就深居简出，在书斋里整理、研究自己在田野里那些年挖掘出来的资料。在75岁以后，她还出版了《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和《安阳小屯》两本重要著作。“学术圈都很佩服她。”岳洪彬说，她从不“欠债”，考古界管发掘出来的东西没有及时整理、出版，叫作“欠债”，而郑振香把她发掘过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了。

在她眼里，挖掘出的文物也不是老古董，而是像自己的亲人甚至孩子一样。2016年，《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年近90岁的郑振香为展览校阅了文稿，隔着展览柜子的玻璃，又一次见到几十年前亲手发掘、研究过的文物，她轻轻地说：“好多东西我也很多年没看过了，特别想念它们……改天，找个人少的地方，我一定专门去博物馆好好看看它们……”

曾有人把郑振香称作“考古女将军”，但她觉得：“我就是个普通的考古工作者，跟妇好将军不能比的。妇好能带领一万三千人去打仗，我只能带着一百个工人去挖墓。”

在小屯“挖”了40年，村民们都认得她，不拿她当外人，每次去工地，遇到的老乡都用河南话喊她：“老郑！”她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无论工地有多远，总是步行。如今岳洪彬想起她，都还是她当年去工地的身影，戴着那顶早已磨破了边的旧草帽，挎着装满考古工具的小包，迎着晨曦，稳稳走在田埂上，走向她躬耕了半辈子的殷墟遗址。

据《中国新闻周刊》李静/文

## 吴越王钱镠 陌上花开缓缓归

吴越王钱镠半生南征北战，跟随他的糟糠之妻吴氏因此饱受苦难，但在颠沛中夫妻二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建立政权后，钱镠封吴氏为妃，吴妃趁春光正好去了娘家小住。

这一天，钱镠走出宫门，看到城外已是草长莺飞，春意盎然，想到与妻子多日不见，不禁生出几分思念。回到宫中，钱镠提笔写了一封书信，让人送给妻子吴妃。吴妃收到信件打开一看，仅“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9个字，意思是现在正值最美时节，田间路上的花儿争奇斗艳，你可以一边赏花，一边慢慢归来。

钱镠除了爱妻子，更爱吴越百姓。他常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他谆谆告诫子孙要恪守臣节，要“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

归附。”钱镠去世40多年后，吴越王钱俶审时度势，终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遵循先王钱镠的民本思想，牢记其临终遗训，毅然把疆土献给北宋，成就了一段顾全大局、中华一统的历史佳话，史称“纳土归宋”。吴越钱氏为了避免本国百姓遭受战乱之苦，诚然归宋，这又何尝不是政治上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北宋文豪苏轼听到由“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爱情故事改编而广为传唱的民歌《陌上花》后，感动不已，一口气写下了3首《陌上花》绝句，表达对吴越钱氏的景仰。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表面是夫妻恩爱的诗性表达，细细品味，也透着钱镠心中的大爱之情：爱一花一草，爱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的父老乡亲。 据《北方新报》刘强/文

